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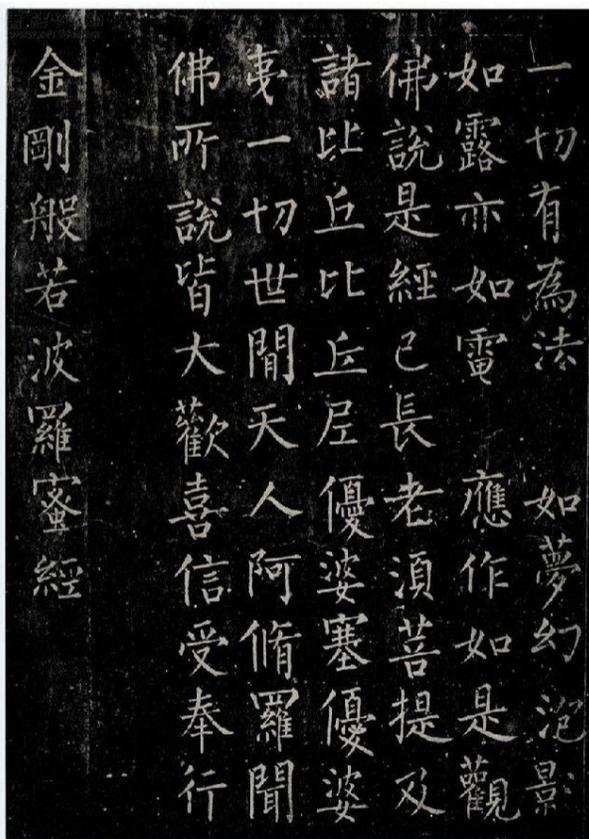
## 略解《金剛經》2

馮有諒居士 2017年3月26日中午結法緣於金佛聖寺



(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(868年)，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，藏於大英圖書館)

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



佛最後為《金剛經》作出的這一句結論中，「有為法」是「無為法」的反語，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」是對「有為法」的否定，有了對反語的否定，因此又突出了「無為法」的這個主題上來。「一切」是指任何人包括佛自己。「應作如是觀」是種肯定。

用白話來說就是「肯定無為法這個菩提之道，適用於每一個人包括佛自己」，如此的推演，也說明了「無為法」確實是整部《金剛經》的主題。不但肯定了須菩提之前的無為法之說，還將之推繹到無懈可擊的至高點。所以當須菩提領悟到了這個無

上至高點的時候，自然是感動得無以復加，悲欣交集之餘，繼而痛哭流涕，因為他完全明白了成佛的道理。

明白了這個道理，可以稱之為「理無礙」。理無礙是中國佛教〈華嚴宗〉所提出的四個無礙之一，其餘的三個是「事無礙」、「理事無礙」和「事事無礙」。這四個無礙也可以視之為成佛的進階。但僅僅明白了《金剛經》的奧義或「理無礙」的道理，距離成佛之路仍是漫漫之遙。隨之迫切的是應該進一步去經歷「事無礙」的道理和過程，否則光有道理不經修行，仍舊是停留在嘴皮上的功夫而已。

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途徑」，這一句話不僅適用於世間法，也適用於出世間法。「事無礙」也可以視之為「試無礙」，修行就是去經歷一次次的考試，次次的考試都經歷了，次次是不是都能落實《金剛經》中反覆闡述「不執著」的這個道理，並且都過了關，才可以說「事無礙」成就了。

那麼會問那一部經是檢驗「事無礙」最貼切的經典？那就非《楞嚴經》莫屬了。因為《楞嚴經》中有無盡無數的「有為法」可以作為考驗。隨著修行對自己每每而有的境界是不是產生了好樂之心，有了好樂之心便有了執著，也就落入了「有為法」的範疇，和成佛之道便背道而馳。

《金剛經》中所說的「無住生心」，貫徹這個不執著的清淨心，到了《楞嚴經》上，便成了「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」，也就是我們本具的佛性。而如何返本還原便是《楞嚴經》重中之重的任務。在經中的頭一卷，佛便直言：「善哉！阿難，汝等當知，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」其中的「用諸妄想」，指的便是有所執著的心。

最強大的敵人往往就是自己，修行也是如此，就是要勇於和自己挑戰。手段或武器是禪那、奢摩他、和次次的三摩地。禪那是開發自己無窮的智慧，奢摩他是無我的正思惟或正見，三摩地是次次的成就。而要攻克的敵人便是我們自身的八個心識，包括眼耳鼻舌身前五識、第六的意識、第七的末那識、和第八的阿賴耶識，分別為受、想、行、識。有了受想行識自然也有與之相應的色。色受想行識一應俱全。一個現成的事例在《心經》上，你我都經常朗讀的，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」。其中的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便是禪那和奢摩他的綜合效應；「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」則是很高層次的三摩地。「五蘊」也正是所說的色受想行識。觀自在菩薩做到了，就看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能一樣觀自在了。

善有善報，隨著善因的輕重和執著，就會分布和往生到三界二十八個諸天的善果報上，但一旦天福享盡，仍舊會回到六道中輪轉。已出了三界，但滿足於諸果羅漢或八地之前菩薩的果位，就會躑步不前，而耽誤了自己成佛的時間，這些都還是正面的果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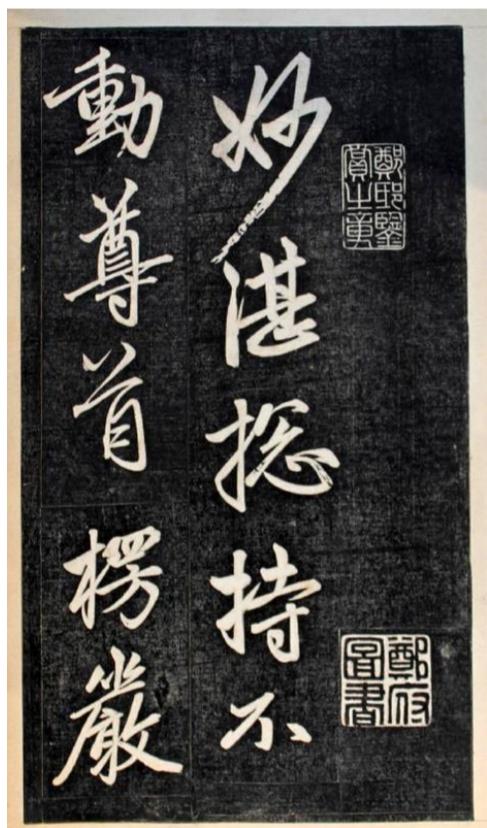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在修行過程中有些境界，便認為自己已經證聖了，和佛的知見無差無別了，便會落入了魔境。對於諸魔，總括來說有色受想行識五類，《楞嚴經》中僅僅檢別出五十種陰魔來作為代表，而實際上是無計其數的。會有如此的結果，就是沒能作到如佛所說的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執著到自己的邪知邪見上頭去了，便會身陷魔境。

誠如《楞嚴經》所言：

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業種自然如惡叉聚，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，乃至別成聲聞緣覺，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，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，猶如煮砂，欲成嘉饌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。

（左圖：趙孟頫楞嚴經拓本）

《楞嚴經》是最配合「以事驗理」的一部經典。它也是最後一部傳入中國的大乘經典。隋唐時期智者大師偶從西域僧人口中聽聞印度有這麼一部經時，便朝印度方向築起一座拜經台，渴望在有生之年可以有幸閱覽到這一部經，如此拜了十八年仍然無緣親炙而引為憾事。唐玄奘大師生於智者大師之後，當然也是知道有這麼一部經典的。在他印度十八年的留學中，也是想方設法的尋覓，結果也是杳無音訊，在他圓寂七十多年後，這一部經才來到了中國。所以今日我們可以研究和實踐《楞嚴經》的道理，都應感到非常非常的殊勝，要有難遭難遇之感激之想。



最後說說《金剛經》反覆所說的四相。《金剛經》以相代心，令經文雋永，在文學造詣上也是獨樹一幟的絕妙好文，令人讀來回味無窮。經中反覆出現的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如何去理解？

如果由「相」字去了解，那麼四相中每一個相都能有成千上百的情況可以用來表達，反而令人莫衷一是。但是如果能夠追溯至每一個「相」的源頭，那就會比較容易瞭解了。

所謂「相由心生」，「心生則種種法（相）生」。若「心念不生」是第一義，「心有所生」便淪為第二義，那法相法相者，已是次之再次的第三義了。

我們已知道《金剛經》對於發菩提心的菩薩摩訶薩所「要求」的便是第一義，就是要「無住生心」，既使度盡了所有的眾生都成了佛，但在心裏頭也不要存有度了眾生的念頭，但經文並沒有說出那些應該被降伏的第二義「心有所生」的心，便直接跳到了第三義的四個相上。因此我們便有必要找出那些「心有所生」的心，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之間的關連，如此也就可以找到它們的源頭了。

什麼樣的心應該被降伏呢？由它們所生出的四個相貌是：

我相——由「自大心或自私心」所生出。有我無他，只想利益自己，不顧他人。

人相——由「分別心」所生出。分別人我、貴賤、親疏、並作出高低優劣和先後的心態出來。

眾生相——由「貢高心」所生出。對不如我的眾生，可以睥睨不顧（甚至殺害以充口腹之欲）。

壽者相——由「攀緣心」所生出。對遠在我之上的眾生，則羨慕攀緣有所求。

因此，四個相描繪得是否精準並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它們是由怎樣的第二義（心）所產生的相，反而較能令人理解《金剛經》所表達的意思，範圍也能遍及其他法界的眾生，而不是只是侷限在我們的人法界做計較分別。想想已是菩薩了還會羨慕其他法界的八道眾生嗎？但菩薩如果存著心思慕想成佛（佛是福慧兩足，法身壽量無限，這也是壽者相），這不也是一種法執嗎？而金剛經上的菩提之道，要求的是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」的心，是「人空法空」的心，是「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的心，要的是無所住的心（無所執著的心）。

阿彌陀佛